

烟台故事

华夏大地蓬莱多

蔡玉臻

世人提起蓬莱,多半先想到山东登州——那正是秦皇汉武遣船求仙、望海祈长生之地。然而,若将目光从东海之滨收回,细细打量华夏版图,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以“蓬莱”二字命名的村落,散落在闽、粤、桂、滇、黔、川诸省,竟不下十余处。它们不曾受过朝廷敕封,亦无仙人驻跸,却因山川之胜、移民之思或佛道传说,悄然将凡尘烟火处,唤作了仙乡。

《山海经》中三座神山的雅意,就这样被一代代普通人捧在掌心,种进了自家的田垄与炊烟里。且让我们择其要者,慢慢道来。

闽南深处,两处蓬莱各有因缘

福建永春县的湖洋镇,藏着一个蓬莱村。南宋光宗年间,村西的鬼岫山被朝廷赐名“锦绣山”——大约是因那山林壑幽深,云雾常年缭绕不散,远望如一幅流动的青绿山水图。乡人越看越觉得,这景象竟与传说中的东海仙山有几分神似,索性将古称“汪内”改为蓬莱。村子恰好卡在永春、仙游、德化三县的交界处,自古便是闽中南来北往的古道要冲。如今走进村里,仍能见到整片整片的清代闽南古厝,红砖燕脊,静静伏在山坳里,像一群歇了脚的老者。

同县的达埔镇,也有一个蓬莱村。不过它的名字来得更有烟火气。古时叫“扶内”,据说实为“駙莱”的谐音——明洪武十四年,一位名叫尤存忠的人从蓬壶迁居至此,念及先祖尤恩礼曾官至驸马都尉,便将新居地称为“駙莱”,后来慢慢雅化成“蓬莱”。村中尤氏宗祠至今巍然,檐角高挑,是闽南尤姓一支重要的发源地。读到这里不由得想:这位尤存忠,大概是把对祖先的荣耀记忆,托付给了一个仙气缭绕的名字。

漳州之畔,山水与孤岛皆成蓬莱

漳州南靖县的龙山镇,也有一个蓬莱村。它依着九龙江西溪的上游,背山面水,古时是闽粤之间盐茶古道的驿站。先民们行至此处,见幽谷深深,翠嶂团团围合,仿佛与外界隔绝,自成一方洞天,于是援引仙境之名,唤作蓬莱。如今村中老榕垂须,溪水依旧潺潺,行人匆匆换成了游人与归客。

而在漳州芗城区的浦南镇,蓬莱村的故事却与江水有关。传说古时候,九龙江中有一处孤岛,一位郑姓渔人在岛上结庐而居。四面烟波浩渺,水天一色,远远望去,竟像极了海上的蓬莱仙岛。后来河道淤塞,小岛与岸畔相连,聚落却沿用了蓬莱的名字。从龙溪县松州堡,到民国洛滨保,再到1961年建蓬莱大队,直至2021年改为社区——水退人进,地名不老。

岭南沿海,迁徙者的蓬莱梦

广东饶平县海山镇,也有一个蓬莱村。宋末元初,李氏一族从福建莆田渡海而来,起初因地势低洼、大水沟弯曲,取名“沟郁”,实在质朴得很。后来定居下来,发现依着浮山、面朝大海,波光如白练铺展,海山一带的人素来以本地就是古蓬莱自居,于是索性改名蓬莱。今日村中李、林二姓杂居,依旧保留着闽南祭祖的古礼,仿佛每年那

炷香燃起时,烟火那头连着莆田,连着更远的故土。

湛江霞山区的蓬莱村,故事更深沉一些。先祖是南宋参知政事、抗元名将陈文龙的后裔。元朝廷祐年间,这支陈姓由福建进入广东,到了明万历年间,一位叫陈东权的后人再迁到这里。见此地奇峰环抱,碧海映着蓝天,仿佛神山仙境,便以蓬莱名村,至今已近五百年。村中陈氏宗祠和境主庙保存完好,“蓬莱境”三字的匾额依旧悬在门楣之上,笔墨苍劲,像是在无声地说:我辈流落至此,此地便是仙乡。

桂黔滇川,更多的蓬莱散落山间

广西临桂五通镇的蓬莱村,藏在义宁旧县的西北山区。当年地广人稀,修竹夹道,清溪映着山岚,乡民觉得这地方有几分仙境气象,便取名蓬莱。民国属智慧乡,1952年设蓬莱乡,后来改大队、改村委会。如今这一带壮族与汉族混居,桂北的夯土民居一栋栋挨着,黄墙黛瓦,朴素得像从土里长出来的。

贵州贵阳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的蓬莱村,布依语原称“朋乃”。相传古时有仙人至此,后人附会出仙话,渐渐雅称为蓬莱。这里是布依族聚居的大寨子,2008年建起了“蓬莱仙界”现代农业观光区,摩崖上刻着“白云深处有蓬莱”——原来仙乡不必远寻,白云深处,便是人间。

云南宜良的蓬莱村,如今已是社区。明清属长安乡,1956年置蓬莱大乡,后来一路从公社到大队,再到2012年撤村设社区,成了全县政治文化的副中心。周遭坝子平阔,阳宗海灌溉便利,沃野如锦缎铺开,乡谚说“宜良好风光,首推蓬莱乡”——这话里带着几分得意,也带着几分深情。

四川广安井河镇的蓬莱村,得名于清代修建的蓬莱寺。寺里供奉观音及西方三圣,村以寺名,寺以仙名。民国时这里是井溪乡第十七保,1951年析置蓬莱村,后来虽几经变更,1984年又恢复了原名。川东丘陵起伏,古驿道的残段穿过村中,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,走在上面,仿佛还能听见马蹄声从时光深处传来。

归去来兮,蓬莱在人间

综而观之,这十数处蓬莱村的得名,其实不出三种缘由。一类是形胜类仙——山水奇秀,雾锁烟笼,让人忍不住脱口而出“这就是蓬莱”,比如永春湖洋、临桂五通、贵阳牛场。一类是移民怀乡——闽粤的先民渡海入潮、入琼、入台,将故土对仙境的想象,连同一粒粒种子、一座座宗祠,移植到新的土地上,如饶平海山、湛江霞山。还有一类是因寺观借名——蓬莱庵、蓬莱寺建在那里,村便跟着叫了蓬莱,如四川广安。

散居九州,语音殊异,风俗各别。这些散落在山间、水畔、古道旁的小小村落,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:脚下这片可以耕种、可以读书、可以祭祀祖先、可以守护家园的土地,便是尘世里的蓬莱。原来,华夏民间对“仙境”的想象,从来不在虚无缥缈的海外,而在炊烟升起的屋檐下,在稻花飘香的田野间,在一代代人安身立命的故乡里。

如此,处处皆是蓬莱。

胶东风物

蛇葡萄

王东超

秋后,我和同学一起去崔家嘴儿打酸枣,好拿来泡酸枣酒。走到半山腰,山路旁有一盛放农具的棚舍,周边围着铁丝网围栏,上面爬着藤本植物,还结着几颗紫蓝色的浆果。粗看像山葡萄,凑近一看又不是,叶更厚一点,有齿裂,果穗的形状也和葡萄不一样,倒有点像冬青和乌菰莓。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保存下来。

回来后,倒出工夫找出照片来研究。看其叶、果和藤的形态,应是葡萄属或近葡萄属的野生种。找来植物志,果然很快就确定了它的身份:蛇葡萄。为葡萄科蛇葡萄属落叶木质藤本。蛇葡萄的浆果球形,熟时蓝黑色,有点像美洲爬山虎的果实。

之所以叫它“蛇葡萄”,是因为它的果实看起来很像蛇的眼睛。还有人望文生义,说蛇葡萄是被毒蛇爬过的,有剧毒不能吃。实际上蛇葡萄的果实是可以吃的,只是比较酸涩,熟透了会有点甜味。蛇葡萄生吃口感不好,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,可以制作成饮料,也可以用来酿酒。蛇葡萄的茎叶可入药,它的根亦可入药。将蛇葡萄的根挖出来以后,用来泡酒,或者用来炖肉汤,可以起到消肿解毒、祛风除湿的食疗作用。

蛇葡萄多生于山地丘陵地带阳坡、山沟地边或灌丛、林缘等处,喜光照,耐寒,抗旱,耐瘠薄,对气候有极强的适应性,对土壤要求不高,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山丘和荒芜的坡坎均可生长,可用于山区绿化。也可用于城区立体绿化,可搭棚架或篱垣,或攀于古树之上。

蛇葡萄的果实我没有吃过,但山葡萄我是吃过一回的。

在黄县南部山区,山葡萄也不是很常见,都是长在山上的石头缝里。有一年秋后我和小伙伴上山玩,在一块岩石旁边发现一株山葡萄,和家里种的葡萄看不出太大差别,就是葡萄粒儿长得很小,和黄豆粒儿差不多,紫黑色。那时候快入冬了吧,山葡萄里也积攒了大量糖分,吃起来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酸。

山葡萄除了生食,主要是供酿酒用,记得以前在商店看

过有山葡萄酒卖。查资料才知道,山葡萄主要分布在黑、吉、辽三省,是葡萄属中抗寒能力最强的一种,也是葡萄育种中利用最多、最重要的野生资源。在北方,如果葡萄品种耐寒的话,冬季不用做保温措施,会减少很多管理成本,也能在原本不适合种葡萄的地方种植,并且酿出葡萄酒的风味也会有所不同。

手头正翻看明朱橚《救荒本草》,其“蛇葡萄”条载:“生荒野中,拖蔓而生。叶似菊叶而小,花又繁碎,又似前胡叶亦细,茎叶间开五瓣小银褐花,结子如豌豆大,生青,熟则红色。苗叶味甜。救饥:采叶煤熟,换水浸,淘净,油盐调食。治病:今人传说捣根敷贴疮肿。”根据其描述,此应为乌头叶蛇葡萄,又称“草白菰”。

其“野葡萄”条:“俗名烟黑。生荒野中,今处处有之。茎叶及实俱似家葡萄,但皆细小。实亦稀疏,味酸。救饥:采葡萄颗紫熟者食之,亦中酿酒饮。”葡萄属多个种的俗名都叫野葡萄,在野外采集时,人们通常不再细分,也都可生食及酿酒。从书中绘图看,似是“蓼蓂(yīngyù)”,葡萄属野生木质藤本,叶长圆卵形,叶片深裂或浅裂,稀混生有不裂叶者,边缘有不整齐的粗锯齿。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:“六月食郁与蓂,七月亨葵及菽。”“蓂”即为蓼蓂,浆果紫黑色,果实除生食外,亦可酿酒。

蓼蓂等是我国本土的葡萄属野生种,从《诗经》时代就开始食用了。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葡萄是欧亚种葡萄,原产亚洲西部,后广泛种植于全世界。这些引入的品种经过两千多年的风土驯化和人工选育,后来就形成了所谓欧亚种葡萄的一个“中国品种群”(华北品种群),我们熟悉的老品种龙眼、牛奶葡萄就属于这个品种群。玫瑰香也属于欧亚种葡萄,但原产英国,1871年和1892年先后引入烟台。

虽然不管是味道还是大小,野葡萄都远不及种植葡萄,但野葡萄也是珍贵的生态资源,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;其生命力顽强,根系具有强大的固土保水能力,可用于矿区复垦等生态修复项目及山区的绿化及水土保持等。